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

圖書編

六經類

樂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唱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繫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聲亦其遺法也

歌法述

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

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弦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替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載然周室旣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

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邪。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旣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典馬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音八聲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
爲之設禁焉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
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
非九夏之樂乎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生由庚歌而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工告于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蘋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陳氏樂書曰工
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
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則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
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按太史公詩三
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
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
國風二雅三頌皆你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彼之絃
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
于夫子而晦庵辨系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

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秦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譴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

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
嘗因是考之詩之被于絃歌也。不過以爲燕享賓客
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
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
篇爲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
者也。至于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
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皆以爲美刺之詞。蓋
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
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
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

季武子舉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其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極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樂有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
文王大明縣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鄰而兩君
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
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句偃曰歌
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
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
葺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
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夾漈
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
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

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入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誦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

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卽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采芣苢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

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
后、人無是心心無是樂系繼三代而作者樂府也樂
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
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
所紀系有李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
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于太師
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上之音不同
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
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
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

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一詩如河水
所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
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
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異也樂府
之道或幾乎息矣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齊魯
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
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
后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
也后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豈義理爲二
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興

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制氏能言鏘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鏘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旦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旣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夾漈鄭

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曰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又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薳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吹樂

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簫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于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

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

樂歌考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泰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

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諛淫褻之樂。悉屏去之。洪武十七年六月。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

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國朝樂歌

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攷人材之得失。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又曰。聞六律五音八聲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方巡狩以朝諸侯也亦必命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所自歌咏
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播之金
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人以至
中林兔且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詩
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奏
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行流于天下而曲暢
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軍旅會
同入學獻馘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
發中挑外引嗚咽噴吻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

何莫非樂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詩樂固相關也。若瞽矇太師鍾而蕤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或以誦諷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太和，邠風以逆寒暑，皆詩也。徹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愷之什，或昭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芣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爲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爲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徵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爲當

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定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固未嘗不由聲諸詩者以爲之本而能達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上聖太賢之獨智而能之乎奈何周自黍離以降王道不宜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于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中公轅固之徒相與聚

知言之流
有而後可
以復詩之
意古則何

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絕響而世之所爲文
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習其
道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羈憤忠孝隱約之
情猶當列之秦齊邯鄲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
裏其詩謂之未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攷
凡言其時雅樂即杜夔稍能肄業鹿鳴騶虞文王伐
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李延
年鮑業牛弘呂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
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絕其所遺者不過變宮
變徵之調大略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七

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古昔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爲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于二。其微也。俗流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復返也。已。仰惟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未定。即命禮部尚書陶凱講究古樂。因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享之用。固已完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溫矣。而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稍近者。以

究古人清宮清商之樂。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爲聖治萬分之助矣。乎昔馬遷作律書。反覆于黃帝之定大災。顓頊之平水害。以及武王吹律聽聲。陳兵牧野之祥。而于今人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必明于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也。樂書論

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勺。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

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
大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
旄入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一樂而不設官
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詩者必以六
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奔散四方
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
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魯商
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黍稷崇丘由庚出
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
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祈招之類是

也四詩既別唱嘆有譜淪淪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
樂經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
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
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
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爲樂心聲爲
樂體義爲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知聲與詩而不知
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舞令聲詩雖具若彼知義而不
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
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卽植

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實階之矣迨太和末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繼鹿鳴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旨則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

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
如艾如張揖子班者歸乎風音本陶薊如燕歌行者
爲列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皇皇洛京行者爲都人之
雅品藻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于誇耀
燕歌行京洛行名惟混於國都大聖明詩豈若是乎
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
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
詩皆協而足備燕享之樂奏者也

樂以聲歌爲主

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千舞武舞之
別名也箛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

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千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
春秋書萬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
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
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
爲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
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
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周人教國
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
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
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子爲之號二舞即唐興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閑日得習六樂學五禮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帳舞也折羽

爲之羽舞也以皇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帗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

書言舞于羽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
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于王戚以舞大
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倪侯六庭
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
堯舜揖遜其舞先于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
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按正義以
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帔舞羽舞
皇舞旄舞于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
舞之名也若帔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
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

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帔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帔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譬之爲學帔羽皇旌千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備之說得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爵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

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
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
三十六人國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
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
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亦可證也噫周以樂
舞教國子至漢于宗廟之祀猶用二千石及五大夫
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爲樂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
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

帝庸作歌臯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
詩可據也或疑喜歌游歌于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

歌南風而鼓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
搏拊琴瑟以詠不獨后夔以此教胄子矣或又疑朝
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耶曰小雅伐木章嘽嘽舞
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駟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振振鷺鷺於下鼓淵淵醉言舞予胥樂兮非自舞而
何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
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班爛戲舞以娛親聞鷄
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

樂歌樂
舞總論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
之爲箏笛匏笙也攬之以斗填土也變而爲甌草麻

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鐃、鍾、鐃、宮、軒爲正聲，而樂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叟正于落葉，其變則然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竒古之聲，去其恣慝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

樂總論

圖

致

黃鍾角

祀黃

神

神鍾

丘

圖

太

宮徵



鍾簇

樂

之

之大

姑洗羽

歌

圖

樂

樂呂

圓鍾震位萬物生東天
道好生取爲宮宮生徵
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
黃鍾太簇姑洗取律呂
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
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
子而起子爲天位丑爲
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
歌大呂也

方

致

太簇角

致太

奏

神

神簇

丘

巫姑

宮徵



樂

鍾洗

之

之應

南呂羽

歌

圖

樂

樂鍾

巫鍾未坤位二陰生萬物載于坤取爲宮宮生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簇姑洗南呂取律呂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于祀樂大簇爲地之佐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寅亥爲之合故奏太簇必歌應鍾也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祖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用至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

陳暘樂書引荀卿大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聲，即此觀之。周去商聲，苟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肅殺，悉去商聲，謂之何哉？

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以周謂木德王，固不用商，或謂周用管爲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爲無據。若曰商聲主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于四方屬西，于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能以無金也，何獨于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

且五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于天地神祇人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于何而用之哉？周樂不用商聲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官最著。天官取相繼，父道也；地官取相生，母德也；人官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央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圜中生于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曰焉。

函鍾出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于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簡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爲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

其變八起，奏徵火，取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八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

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薇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導，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蓋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

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珮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大族而再爲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祝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

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爲解者也
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吁

三宮論

經濟編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
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
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
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
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
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
濊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于和和出于適和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乎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

呂覽大樂篇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本草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

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齊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之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侈樂篇

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

以鏡得大
矣

在干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
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
干勝理適音篇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
弊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旣喪又鮮
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
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
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
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聲也
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

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鈇而視正聽鈇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鈇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繇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繇。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私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龠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得曰龠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龠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

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稊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誅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噐民備樂之則爲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穌也且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
一之廢也王曰爾耄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
蘇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
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
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
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
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
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
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
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
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
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
鍾昭其大也大鈞有鍾無鐘其大無鍾鳴其細
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
明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一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一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蠶。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百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尚卦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蘇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夾則之上宮畢之。蕭蕭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

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舉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極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寵則不咸。極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鞮矣。王能久乎。明理篇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

風以經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節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永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平。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聲細則弗
絕聲速則
思解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熒險而步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倂，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濫，廣而

百物餘而
上則甚盛
德也

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箎
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
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箎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魏文侯與田子
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
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

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脩文
篇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旣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水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漢武

帝定廟樂詔

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妄可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

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
不悖導之以善緩之以和守之以秉持之以久散其
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
之大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
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
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
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
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
丙疆景武當益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
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

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

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王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嬋媛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猶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嬾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

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懷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嗟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柰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于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

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疵玄。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晉阮籍樂論

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復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

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賴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抵于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乍便出

無主于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

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者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

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
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闢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
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又難云師曠
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
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
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
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
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
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
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

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

啼當惡此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
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
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
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
于籟簫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
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
不能令籟簫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
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簫不因慧心而調然則
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
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素聲則嘆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姦美則愜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

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
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
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
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
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
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
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
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妓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
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于衆理五音會故歡
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

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

孫康然無
哀樂論